

從「十七年研究」一部史記說起

亞 菁

目前坊間出版有類似「白話史記」、「史記今註」讀物，對初學「史記」當然有相當的裨益，也有相當的價值。但是無庸諱言，却也暴露相當貧乏的一面。有些白話譯文完全武斷任意刪改某些難懂、却是精華的篇章。有些詮釋顯然完全是個人斷章取義，毫無根據的謬言。最讓人憂心的，這類「白話史記」、「史記今註」，顯然對往哲前賢焚膏繼晷的瀝血結晶，沒有仔細咀嚼，造成對「史記」的誤解、曲解，那不但對「史記」的作者太史公是一種誣蔑，對整個學術界更是不夠虔誠、不負責任的態度。

二

任何偉大的經典，仍舊有其無法避免的瑕疵。類似「史記」的流傳既久，經後人輾轉抄寫，書商刊刻妄改，今本「史記」難免有錯亂譌奪的弊端。「史記今註」、「白話史記」顯然沒有經過訂正的步驟，便冒然下筆。如此的

白話、今註又如何可信，又如何讓人心服。

苦讀「史記」的原文，必須仰賴前人的詮釋，歷來研讀「史記」的專家學者，皓首窮經在三家注努力。所謂三家注便是唐宋司馬貞的「索隱」、裴駰的「集解」和張守節的「正義」。其實比三家注稍前的尚有後漢延篤的「史記音義」和張昞的「龍山史記註」，可惜二書皆亡佚。一般而言，索隱長於辯解，「集解」長於引證，「正義」長於地理。而三家注對「史記」異文訛字較有貢獻的當推「集解」。「集解」援引徐廣的意見，對「史記」的校釋工作，讓人有渙然冰釋的怡悅。有清乾隆嘉慶的考據，如高郵、王念孫、王引之等的成績，自有屹立不搖的地位。目前坊間提供給文史學系的教科書，便是日本瀧川資言的「史記會注考證」。

「史記會注考證」在資料搜集、是非考訂、引據古注類書等往往有發前人所未發。更難能可貴的增補張守節千餘條的「正義」。遺憾的是囿制於語言表達的領悟，「史記會注考證」在斷句不當，注解抄襲舊說謬誤，引據資料

粗疏等，仍有不少顯而易見的瑕疵。針對瑕疵提出異議，聲聲大者的有日人水澤利忠的「史記會注考證校補」、陳槃庵的「史記世家綴錄」，張以仁的「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」、施之勉的「史記會注考證訂補」和張森楷的「史記新校注稿」。他們為「史記」不惜付出半生歲月，有人更歷時五十年，六次易稿而定讞，對補苴匡正的工作，有他人無法抹煞的成果。而近人集大成的當推王叔岷的「史記斟證」。

三

「史記斟證」據王教授自剖整整寫十七年，每年平均大約寫二十幾萬言，粗略估計多達四百餘萬言，斷斷續續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、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等刊物。結集後列為中研院史語所專刊。

「史記斟證」據王教授自剖，他在著手寫作「校讎學」、「莊子校釋」時，因為參考翻閱資料，僅僅旁搜博采，希望完成一部「史記集證」。沒有想到，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一年復一年，竟然整整讓他花費十七年。

「史記斟證」王教授謙虛說沒有任何成就，「僅僅在斟勘方面，以及旁涉經史子集及其他雜事，解決若干考證問題。」姑且不管「史記斟證」將來在學術界獲取多寡的讚譽，僅僅就他對古注類書引書的創見，恐怕就無人能望其項背。他說：

古注引書，於他書相關之字，往往改從本書。

古注類書引書，於兩書同見之文，往往引自較晚之書，而標時代較早之書名。

類書引書，於兩書同見之文，往往引自較

早之書，而標較晚而習見之書名。

類書引書，如兩書同載一事，往往兼引兩書之文。類似這種真知灼見，若非長期浸淫古典作品，朝夕涵詠古典作品，不要說創獲，恐怕要體會都相當困難。

四

傅斯年曾說：「如果想以一人之力成史記之考證，是辦不到的。」他無非是認為「史記」的取材包羅萬象，除經傳子史，騷賦歌謠外，更有奇聞異說、檔案秘笈等常人不易窺睹。

再加司馬遷遊歷大江南北，結交英雄豪傑的生活背景，更非常人所企及。

考證或是校釋，都是喫力又不討好的工作。就像翻譯是有才華的人不屑嘗試的工作。可是沒有孜孜從事翻譯，有時根本無法進入西洋文學的堂奧。同樣的道理，如果沒有考證或是校釋，對於固有的古典作品了解，恐怕戛戛難入。在浩繁研究古典文學有無法突破的焦慮前，對關係至鉅的詮釋方法，如果僅僅停留在攻訐、謾罵，而無法另闢蹊徑，那對我們整個學術界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。

廬文庫七一

當代政治思想

卓 勒 著

陳鴻瑜 譯

定價 六三元

本書作者卓勒先生以其敏捷觀察力，對二十世紀的政治思想，提綱挈領，客觀、中肯地詳述了各派的要點，並略徵溯及十九世紀的思想背景。

作者希望本世紀的政治哲學能多關懷人生，尤其強調，若要使全人類的未來社會，走向健全理性之路，則政治哲學家，應責無旁貸地肩負領導思想的重任。全書結構簡潔連貫，譯筆流暢，書末並附有參考書目及索引，可作政治哲學教材及參考之用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郵撥一六五號 電話三一六二一八